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一回 駱遊擊定興縣赴任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禹商周。英雄五霸鬧春秋，頃刻興亡過手。青史幾行名姓？北郊無數荒丘。前人田地後人收，說甚龍爭虎鬥！這首《西江月》傳言，世上不拘英雄豪傑、庸愚之人，皆樂生於有道之朝，惡生於無道之國，何也？國家有道，所用者忠良之輩，所退者奸佞之徒。英雄得展其志，庸夫安樂於野。若逢無道之君，親讒佞而疏賢良，近小人而遠君子。懷才之士，不得展試其才，隱姓埋名，自然氣短。即庸輩之流，行止聽命於人，朝更夕改，亦不得樂業，正所謂“寧做太平犬，不為亂離人”。今聞一件故事，亦是讒佞得意，私傳國柄；豪杰喪志，流落江湖，與這首《西江月》相合。說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？看官莫要著急，等慢慢寫將出來。

卻說大唐太宗殿前太子廬陵王不過十幾歲，不能理朝政。皇后武氏代掌朝綱，取名則天，生得極其俊秀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；甚是聰明，多有才干，凡事到案前，不待思索，即能判斷。他是上界雌龍降生，該有四十餘年天下，紛紛擾亂大唐綱紀。祇有一件不大長俊：淫心過重，倍於常人，一朝若無男子相陪，則夜不成寐。自太宗駕崩，朝朝登殿理事，日與群臣相聚，遂私通於張天佐、張天佑、薛敖曹等一班奸黨。先不過日間暫為消遣，後來情濃意洽，竟連夜留在宮中。常言道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那朝內文武官員，那個不知，那個不曉？但此事關係甚大，無人敢言。武后存之於心，難免自愧。祇是太子十二歲，頗曉人事，倘被知道，日後長成，母子之間難以相見。遂同張天佐等將太子貶赴房州為廬陵王，不召不許入朝。又加封張天佐為左相，天佑為右相之職。朝中臣僚，惟有薛剛父子耿直，張天佐等常懷恐懼。適因薛剛惹出禍來，遂暗地用力，將薛家滿門處斬。祇逃走了薛剛同弟薛強、子薛魁、侄薛勇，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。後來廬陵王召入房州，及回國之日，封薛剛大元帥，薛勇先鋒。此是後話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廣陵揚州，有一人姓駱，名龍，字是騰雲，英雄蓋世，武藝精強。由武進士出身，初任定興縣遊擊之職，攜妻帶子同往定興縣上任。老爺夫婦年將四旬，祇生一位公子，那公子年方一十三歲，方面大耳，極其魁梧，又且秉性聰明，膂力過人，老爺夫婦愛如珍寶，取名寶侯，字宏助。還有一個老家人之子，姓余名謙，父母雙亡，亦隨老爺在任上，與公子同庚，也是一十三歲。老爺念他無父無母，素昔勤勞，祇生了一個娃子，倒甚愛惜他。那余謙生來亦是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極有勇力，性情好動不好靜，聞得談文論詩，他便愁眉蹙額；聽說輪槍弄棒，他就側耳切聽。雖是一十三歲，小小年紀，每與大人賭勝，往往倒輸與他，所以人呼他一個外號，叫做“多胳膊余謙”。老爺叫他同公子同學攻書，閑時叫二人習些槍棒。公子與余謙食則同桌，寢則同床，雖分係主僕，情同骨肉。老爺到任之後，少不得操演兵馬，防守城池。武職之中，除演兵之外，別無他事，倒也清閑。這老爺聲名著於外，多有人投在他門下習學槍棒。

今有一人，係本縣富戶，姓名正千，字威遠。其人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惡。十四歲上，父母雙亡，上無兄弟，下無姐妹，幸得有個老家人主持家業，請師教小主人念書。這官人生來專好騎馬射箭，掄劍弄刀，文章亦是不大留心，各處訪師投友，習學武藝。及至二十餘歲間，稍長鬚鬚，其色紅赤，竟是個黑面紅鬚，其相之惡，正過尉遲公幾分，故此呼之“賽尉遲”。因他相貌怪異，人家女子都不許配他。他立志祇在武藝上講究，這件事倒也不在意，所以，二十餘歲尚是隻身獨自。日間與人講拳論棒，甚是有興，夜來孤身自眠，未免有些寂寞。正是：飽暖思淫欲，飢寒生盜心。於是，往往同幾個朋友，向那煙花巷內走動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會見一個妓女賀氏，遂與他有緣。任正千乃定興縣一個富戶，其心甚喜，加倍溫存。任大爺實難割舍，遂不惜三百金之費，在老鴿手內贖出，接在家內為妻。那賀氏生性伶俐，到家無事不料理。

他有個嫡親哥子，賀氏在院內之時，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。及賀氏從良任門，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說起他：極有機變，幹事能巧。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即道：“我家事務不少，既是令兄有才，請來我家管分閑事：一則令兄有以糊口，二則兄妹得以長聚，豈不兩便！”賀氏聞言，恩謝大爺之情。於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。你說那賀氏之兄是何等人物？其人名世賴，字國益，生得五短身材，極有機變，正是：無笑不開口，非讒不盡言。見人不笑不說話，祇好財錢，善於取財。若逢有錢之事，人不能取，他偏能生法取來；就受些須羞辱，祇要有錢，他總不以為恥。他一人任大爺之門，小心謹慎，諸事和氣，任府上下無有一人不喜他，任大爺也甚喜歡。過了年餘，任大爺性格脾氣，他卻曉得了。逢任大爺不在家時，他瞞了妹子走出，與三朋四友賭起錢來。從來說，“賭帳神仙輸”，那個贏的？把自己在任大爺家一年積下的十二金盡皆輸盡。後來在妹子跟前祇說買鞋子、襪子、做衣服無有錢鈔，告借些須。賀氏看兄妹之情，不好相阻，逢借之時，或一兩，或八錢與他。那賀世賴小運不通，賭十場輸八場，就是妹子此後一兩、八錢也不濟事，況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。外邊欠帳要還，家內又不便去借，出於無奈，遂將任大爺客廳、書房中擺設的小景物件，每每藏在袖內拿出，變價還人。任正千乃是財主，些須之物，那裡檢點。

不料賀世賴那一日輸的大了，足要大錢三千文方可還帳，小件東西不能濟事，且是常拿慣了，膽便比從前大些。在客廳、書房往來尋覓，忽然，條桌底下有一大火銅盆，約重三十餘斤，被他看見，心中暗想：

“此物還值得四五兩銀子，趁此無人，不免拿去權為賣了。”於是撩衣袖，將火盆提起往外便走。合當有事，將至二門，任大爺拜客回來撞見，問道：“舅爺！拿火盆做什麼？”賀世賴一見，臉有愧色，連忙回道：“我見此盆壞了一隻腳，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，預為冬日應用。”任正千見賀世賴言語支吾，形色倉皇，所謂做賊心虛，即走過來將火盆上下一看，見四隻腳皆全，並未壞一隻，心中大起猜疑。即刻到客堂、書房查點別物，小件東西不見了許多。任大爺心急如火，那裡容納得住，將賀世賴叫過來痛責一番，罵道：“無品行，不長俊，我以親情相待，各事相托，你反偷盜我家許多物件。若不看你妹子分上，該送官究治！你今作速離我之門，永不許再到我家。”說罷，怒狠狠往後去了。見了賀氏，將此事說了一遍。賀氏聞言，雖惜哥哥出去無有投奔，但他自作孽，也不敢怨任大爺無情。說道：“他自不長俊，敢怨誰來！”口中雖是如此答話，心中倒有個兄妹難舍之情。由此，賀世賴出了任大爺之門。從來老羞便成怒，心中說道：“我與你有郎舅之分，就是所做不是，你也該原諒些須，與人留個體面；怎的今有許多家人在此，就如此羞辱於我！”暗恨道：“任正千，任正千呵！祇要你轟轟烈烈一世，賀世賴永無發跡便了，倘有一日僥幸，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時稍使計謀，不叫你傾家敗業，誓不為人！”此乃是賀世賴心中之志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任大爺聞駱老爺之名，就拜在門下。駱老爺見他相貌怪異，聲音宏亮，知他後來必有大用；又兼任大爺誠心習學，從不懈怠，駱老爺甚是歡喜，以為得意門生。這老爺所教門生甚多，祇取中兩個門生。向日到任之時，有山東恩縣胡家凹姓胡名璉，字曰商，慣使一枝鋼鞭，人都呼他“金鞭胡璉”，曾來廣陵揚州，拜在門下習學武藝。一連三載，拳棒精通，拜辭回去。老爺甚是愛他，時常念及。今日又逢任大爺，師生相投，更加歡悅。祇是任大爺朝朝在駱老爺府內習學，往往終日不回，食則與駱宏助同桌，余謙在旁伺候，安寢與公子同榻。二人情投意合，雖係世兄弟，而情不異同胞。

老爺一任九年，年交五十，忽染大病，臥床不起。公子同余謙衣不解帶，進事湯藥。任大爺見先生臥病在床，亦不回宅，同駱公子調治湯藥，曲盡弟子之心。誰知老爺一病不起，服藥無效，祈神不靈。正是：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老爺病了半月有餘，那夜三更時分，風火一動，嗚呼哀哉！夫人、公子哀痛不已，不必深言，少不得置辦衣衾棺槨，將老爺收殮起來，停柩於中堂，任大爺也傷感一番，遂備祭禮拜祭老爺，就在府中幫助公子料理事務。三日之後，合城文武官員都來吊孝。逢七，請僧道誦經打醮，自不必言。正是：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迫少年。倏忽之間，看看七終。聞得京中補授遊擊新老爺已經辭朝，即日到任。夫人與公子計議：“新官到任，我們少不得要讓衙門。據我之意，不若擇日起柩回南，省得又遷公館，多了一番經營。”公子道：“母親之意甚是。但新官到任時催迫我們回南，其奈路途遙遠，非可朝發而夕至；就是起柩，未免倉猝慌速。依孩兒想來，還

是暫借民宅居住，將諸事完備齊全，再擇日期起柩，方無拮據失錯之事。請母親上裁。”母子計議之時，任大爺亦在旁，乃接口道：“世弟之言極是，師母大人不必著急，門生舍下空房甚多，即請師母、世弟，將師尊靈柩遷至舍下外宅停放，慢慢回南，未為遲也。不知師母、世弟意下如何？”夫人、公子稱謝，說道：“多承厚意，甚得其便。但恐造府，未免動煩賢契，於心不安，如何是好？”任大爺道：“說哪裡話來，蒙師受業，未報萬一；師尊乘鶴仙遊，門生之心抱歉之至。今師母駕遷舍下，師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；師母之前，微盡孝意，此門生之素志也，不必狐疑。”夫人、公子謝過。任大爺遂告辭還家，令人將自己住的房後收拾潔淨，另外開一大門，好抬老爺的靈柩。任大爺同賀氏大娘住中院。

不講任大爺家內收拾，且說駱公子家中細軟物件，並桌椅條几，亦有人往任大爺家搬運。不止一日，東西盡已運完，擇日將老爺靈柩並合家人口俱遷移過來。老爺靈柩進宅之後，仍將新開之門磊塞，駱公子出入與任老爺竟是一個大門。賀氏大娘參拜駱太太，宏勛拜見世嫂，任大爺又辦祭禮祭奠老師，再備筵席款待太太、公子。以後日食，任大爺不要駱太太另炊，一日三餐，俱同賀氏大娘陪著。且喜駱太太並無多人，止有太太、公子並余謙主僕三人。公子與任大爺投機相好，食則同食，行則同行，至晚安寢亦是同榻，朝夕不離，真如同胞兄弟一般，從無彼此之分。賀氏大娘與駱太太也相宜，三餐茶飯全不懈怠。太太、公子每欲告辭回南，任大爺諄諄款留，駱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，所以在任大爺家一住二年。

那年春季三月，桃花開放之期，定興縣西門城外十里之遙，有一所地名曰“桃花塢”，其地多種桃花。每年二三月間，桃花茂盛，士人君子，老少婦女，提瓶抬合，攜酒往看，多來此遊玩。任大爺分付家人置備酒饌，遂請公子遊玩；又分付賀氏大娘，亦請太太同行。於是兩轎兩馬帶著余謙，向桃花塢而來。駱宏勛馬到其間，抬頭一看，真乃好個所在，話不虛傳。怎見得好景致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